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 李襲吉傳

——《舊五代史》卷六十

###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不學游水，此人幾死。

謂朱邪，用石勒事，狂藥謂酒。

——毛澤東讀薛居正等《舊五代史·李襲吉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六〇頁）

### 【解析】

毛澤東讀書作注批，主要是有感而發。他讀李襲吉傳作此兩批注，一則贊李襲吉懂水性，一則贊李襲吉多才通古論今，文筆特好。

李襲吉，唐末一才子，乾符年間中進士，李克用占據太原后，投到其帳下作文書工作，李克用的許多詔書等，皆出自他的手筆。

九〇二年，朱温派兵攻打李克用，李克用不敵敗退，欲卧薪嘗膽，東山再起，遂問計群臣。

李襲吉獻計說，國家是富是貧，不在倉庫充實不充實；軍隊是強是弱，不在士卒數目多少。人民歸附有恩德的領袖，連神仙都討厭驕傲自大的人。如果只知道向人民橫征暴斂，則人民就寧願盜賊當家。暴政如同猛虎，所以散發鹿臺財產，周王朝得以興起。齊國倉庫失火焚燒，晏嬰進宮向國君祝賀。

李襲吉又說：「我認為，變法不如培育人才，改革不如依照舊規。韓建積蓄無數錢財，却第一個投降朱温，王珂不斷變法，却歸順盜賊。城牆不能說不高，蔡州的軍隊不能說不多却被朱温打敗，這些眼前的例證，十分顯明，可以作為警戒。稱霸的國家，領袖從不會貧窮；強悍的將領，手下沒有衰弱的士兵。希望大王崇尚道德，愛護人民，鏟除奢侈、減免差役，在沿邊險要的地方設置工事。鞏固邊界防務，加強士卒戰鬥訓練，輔導農民勤奮耕田，物色武官平定禍亂，遴選文官治理人民，金錢糧草出納，都應有詳細嚴格的法定程序，民刑官司都應遵照朝廷頒布的法律規章。誅殺、賞賜，都出自統帥裁決，則下面的人就不可能作威作福、貪贓枉法，大王親近的人如果都是正人君子，其他的人就不會憂慮自己被誹謗陷害。順應天道法則運行，則詐欺誣害都會絕迹。尊敬鬼神，禁止一切荒謬雜濫的祭祀。國家雖不追求富有，也會富有，人民雖不追求平安，也會平安。對外擊破元凶大惡，對內振興頹廢的風俗，大王的聲名勢將高過五霸（春秋五霸），道德也會超越八元（古代傳說中的八位高才）。至于加強稅收，修訂房租，增加專賣收入，丈量耕地面積，開疆拓土，建立國家，恐怕并不是最迫切的事。」

李克用認為他說得有理，就命他撰寫文書與朱溫和解。在文書中，李襲吉極力討好、吹捧朱溫，向朱溫示弱，與朱溫套近乎，籠絡感情。毛澤東批注的第二條就是講李襲吉的巧言利齒。把雙方爭戰的原因推到小人使諂身上，就暗示說，如果雙方不靜下心來心平氣和地談判，就會上朱邪小人的當，就會像石勒那樣兵敗無成。現在雙方的情勢都有些感情用事，如果不再懸崖勒馬，那就會像人吃了狂藥那樣發瘋而死。毛澤東在此用了一個比喻，他說人吃了狂藥，就像喝了酒一樣，容易感情用事，不辨是非，不辨真偽，到最后只能是釀成大禍。

聯系到我黨革命建設實踐的教訓，毛澤東的批語是很有深刻內涵的。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就主張到農村去，到敵人統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開辟根據地，並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井岡山，开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搞得火火紅紅，并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可是當時中央的一些領導人，頭腦發熱、感情用事，執意要在城市搞革命暴動，像蘇聯那樣，走奪取城市占領全國的道路。實踐證明，城市中心論是錯誤的，在當時情況下，紅軍力量弱小，敵人力量強大，只能到農村發展，王明等人頭腦發熱，不能正確認識國情，必然要被歷史淘汰。

### 【原文】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后，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勣，擢為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后，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為府掾，出宰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

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指，即署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

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雲：「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鑒之嘉嘆。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時竿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還岸而止，求之獲免。

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

一別清德，十五余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高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

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栖托，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疏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走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行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惡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墻，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剝床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濟聽聞，見僕

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覷。

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爲群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驚峰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覘睹，便誤英聰。

况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征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爲公后患，四海群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后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征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征其密親，陷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回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翔。

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譚，願托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

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叙歡既罷于尋戈，焚誘幸竭其載筆，窮因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沉闕之嫌，以復墳簞之好。今者卜于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責于

投分，義士難于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淒淒丹襟，炳炳血情，臨紙響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喘余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鬱，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

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后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 【譯文】

李襲吉，自稱是左丞相李林甫之后代。他父親叫李圖，曾做洛陽令，是因襲家族的勢力。李襲吉在乾符末年，應試進士，遇到國家動亂，逃避到河中，攀依節度使李都，升為鹽鐵判官。等到王重榮接替李都，王不喜歡文士。當時國家動亂之后，士吏權貴大多逃難到汾、晉等地，李襲吉拜訪舊友到太原，在武皇署做府掾，治理榆社。光啟初年，武皇在上源遇到危難，紀室死在那里，回到府第，召募能寫奏疏的人，其中大多不能領會其要領。有人推薦李襲吉能

够做文，召來應試后覺得稱心，就任命為掌書記。李襲吉博學多才，尤其熟知國家近期之事，所做文章精練平實，多用典故，不過分玄虛，所寫的羽檄軍書文理氣勢磅礴。自從武皇上源危難，便與梁祖關係不協調。乾寧末年，劉仁恭負義，于是相互間論戰文章數百篇，襲吉的警策文句，在人們口上廣泛傳播，文士稱贊他的文采。

乾寧三年，襲吉任節度副使，從軍討伐王行瑜，官任右諫議大夫。等軍隊回到渭北，武皇未被允許入朝進見，襲吉替武皇作了一篇別離表，文中有警句說：「穴居禽鳥長有羽翼，聽到舜的音樂飛翔而來，天路沒有梯子，望着高高的雲彩而不能到達」。昭宗讀后嘆贊不止。等到襲吉進朝奏請，昭宗當面召見告諭，優待賞賜非同尋常。這一年十二月軍隊回到太原，王珂在夏陽渡制造浮橋，襲吉從軍。當時索斷船破，武皇得以幸免，襲吉墜入河中，落在大冰塊上，漂流了七八里，漂到岸邊，被找着得以幸免。

天復年間，武皇想同梁修復友好。命襲吉作書信送給梁祖，信中說：

自從同您相別，到現在已有十五年了，這其間有所齟齬，山高水寬，難以追尋兩國之歡意，想起過去之事，已經很久沒有書信往來。

以往，我同您確實論姓聯宗，蒙受知遇之恩，情投意合，希望寄身托意，在馬上談論交情，在朝廷上推薦賢才，友情之深在紳士中聞名，沒有想到后來關係疏遠了。誰想到命運不好，奸邪之人橫加挑撥。毒手惡拳，黑夜撕打，金戈鐵馬，天明踐踏。喝酒太多致使友誼遭到破壞，事情過去了想起來可笑。現在你我都有一定的職位，又到了中年，就是您想明白是非，君子怎么能在壯年辛勞呢？現在您功過前人，名過古人。合縱連橫，應該致力于國家大計，開



疆守境，要建立子孫的基業。文王看重奔走的交情，孔子和朋友交談。我回想過去慚愧淺薄，懷念過去私交，一言出口，萬死不悔，盡忠盡力，勝過他人，三光盟誓，願赴湯蹈火，您又何必終年樹敵，為了一時的想法，攻取城池，致使疲倦難支，今天奪得一小部分人，明天攻下危城，軍隊弱小沒有被攻打的憂慮，鄰居受到破壞就有家俱損壞的傷痛。又想到許多朋黨，胡亂猜測，亂講亂說，見到我們勇猛威武，派兵守境，不明皂白，造成誤解。

在我壯年以前，歷經沙場，以殺敵為主要任務，把攻城掠地做為長久之計。等到成為軍隊之帥，親自穿上官袍，天子封我為王侯，明公同我私交甚厚，因此我現在收斂本性，愛護人民，聚合軍隊，務求修德，攻取燕薊就歸還了他們的舊將，占領蒲坂但不負前言。況且五年來已經休兵不戰，邊疆將士，兵馬盔甲，已屯放起來。馬邑兒童，都是強將，高峰宮殿，都可做京城。問年齡趕不上仁明您，談地勢有幸依靠險阻，有所野心，就有失聰明。

況且我率領軍隊，粗有謀斷，進退曲直，心中知曉。勝利就會撫慰受難的百姓，失敗就聚集各地的百姓，長驅直入席卷天下，操戈躍馬。但思考在中原作戰，是您的后患，天下人批評指責，都怨仁明您，最后結果見不到一個我的人，得不到一匹我的馬。精銳的軍隊受到挫傷，就難以恢復元氣，請提防以后的困難，希望重修友好。何況陰山部落的矧復是我的親戚，回紇師徒，聚集在外面。文靖請求始畢的衆兵，元海征集五部的軍隊，好言勸說，或許遂願。現在我們散發積聚的財富來招募勇士，用車裝集寶物來吸引正義之師，以親密的態度征發他們，給他們厚利，持弓跨馬之人難道能够數過來嗎？只是在朝廷上任職，心中惻隱，高高的關隘，不忍發生戰爭。希望您深入了解我的情懷，洞察事理。以交情為重，放弃前怨。考慮后患，改變

想法。不聽閑言，免傷霸業。《易經》忌諱「滿」，道貴于見好就收。如果依憑勇武而丢失軍隊，就像舉着杯盤而灑了水，為蛇刻鶴，有幸得以飛翔。

我年輕見淺，但天給我直率性格，決不做陰謀詭辯的事。希望這些藥石一般的言論，能够使我們重修金蘭之好。假如我的心情不被理解，您仍然疑惑，如果盡三朝的威風，窮盡九河的辯論，找回心迹原尾，那就象等待黃河水清一樣，現在寫信傾吐誠心，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我自從懷着私念同您不協，文字往來，有時有不恭的話，使您不快，我也得到過您的好的論述，每次賜給謾罵之語。放下干戈重叙舊歡，放弃相互謾罵，禍從口出，心平氣和才得其樂。希望放弃前嫌，來修復友好關係。現在我看在以前的情分上，不想通過別人，專門派遣使者，一直送到您府上。古代兩者交兵，使節穿梭其間，傳遞命令接受問答，保存前志。過去賢者貴于情分相投，義士難于屈從仇敵。若不是仰慕戀眷過去的私交恩義，怎么能輕易地坦露心迹？感情赤烈，風吹紙響，千言萬語難以叙清。

梁太祖看信，看到「毒手尊拳」之句，高興地對敬翔說：「李公占據一個角落，怎么得了這樣的文人？像我這樣神奇妙算，得到襲吉這一文人，如虎添翼了。」又讀到「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憤怒地對敬翔說：「李太原苟喘殘息，還有氣吞山河之氣，可去辱罵他。」等敬翔寫回信，詞理都不好，于是襲吉的名氣更大。

自從廣明大亂以後，諸侯割據各方，競相招納名士，來起草書信，檄文。這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鬱，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他們都有文彩，和李襲吉在當時齊名。

李襲吉在武皇幕府待了十五年，公務的空閒時間，只讀書寫文章，手從不放下卷章。性格上淡泊名利，獎勵后進，不自高自大。參與處理幕府的事，致力於公平，不接受賂物，風度翩翩，有士大夫的氣概。天祐三年六月，得風病死在太原，同光二年，被追贈為禮部尚書。

## 董璋傳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攻者敗，守者勝，攻者愚，守者智。

——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董璋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六一頁）

### 【解析】

毛澤東批注的這一節講的是四川有名的兩個節度使董璋和孟知祥雙方爭戰的故事。

四川原是王建的地盤，九二五年，后唐莊宗李存勳率郭崇韜入川滅掉王建所建立的前蜀政權。郭崇韜被殺以後，唐軍退出四川，交由兩支地方部隊分治，董璋治于東川，孟知祥治于西川。兩者關係時好時壞。

九二九年，后唐權臣安重誨派大將李仁矩鎮守閬州（四川省閬中縣），命他收集董璋謀反的證據，李仁矩添油加醋地匯報了許多對董璋不利的事情。安重誨聽信，命駐守在武信（四川

省遂寧市)的夏魯奇修築遂州城池，整頓鎧甲武器，作好進攻董璋的準備。董璋非常害怕，只好派人交好孟知祥，共同御敵。當年十月，董璋派使節前往成都，替自己的兒子向孟知祥的女兒求婚，孟知祥允許，計劃兩家聯合，拒抗中央。

九三〇年二月，后唐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返回成都，警告孟知祥說：「董璋殘暴貪婪，好大喜功，却缺少智慧謀略，恐怕終會跟我們突然翻臉。」二月十八日，孟知祥、董璋聯名上書給后唐帝李嗣源說：「兩川聽說中央在閬中新設戰區，又增加綿州、遂川的駐軍，十分惶恐憂慮。」李嗣源下詔安慰勸解。

董璋的兒子董光業，擔當后唐御花園管理官，在洛陽供職。董璋寫信給他：「中央割裂我的戰區，另建軍事重鎮，駐軍三川，是決心殺我，你可晉見當權官員安重誨，告訴他，只要中央再派一個騎兵進入斜谷，我一定叛變。」董光業把信拿給后唐樞密承旨李虔徽。不久，中央又派別動部隊將領荀咸義，率軍進駐閬州，董光業警告李虔徽說：「這支軍隊還沒有到，我父親一定叛變，我不敢只為我自己，而是恐怕有勞中央遣兵調將，但願現在停止進兵，我父親絕沒有二心。」李虔徽告之安重誨，安重誨拒絕。董璋聽到消息，立即宣告脫離中央。昭武、保寧、武信三戰區奏報中央說：董璋集結大軍，打算先行進攻三戰區，安重誨毫不理會。董璋得到報告，遂公開叛變。安重誨說：「我早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只是陛下包容，不肯討伐。」李嗣源說：「我不辜負別人，如果別人辜負我，我才会動手。」

九月三日，西川進奏官蘇願，警告孟知祥說：「中央準備派遣大軍討伐兩川。」孟知祥跟戰區副使趙季良商議，趙季良建議東川應先派軍隊奪取遂、閬，然後集中兵力，堅守劍門關，

則中央大軍即使南下，兩川也不會有后顧之憂。孟知祥同意，派使節晉見董璋，約定同時發動。董璋用正式公文通知昭武、武信、保寧三戰區，斥責他們挑撥離間，應受到懲罰，於是率軍首先攻擊閬州。九月十日，孟知祥命總指揮官李仁罕為特遣兵團司令官，率軍三萬攻擊遂州，另派大將侯弘實，率軍四千人，會合東川部隊，攻擊閬州。

東川叛軍抵達閬州，后唐守軍將領們却說：「董璋早就打算叛變，常用金銀綢緞討好他的戰士，一旦發動攻擊，銳氣百倍，難以抵擋。我們應該挖深壕溝，增高城牆，先打擊他的銳氣，用不了十天，中央援軍抵達，盜賊自會逃走。」守軍統帥李仁矩說：「巴蜀士卒一向膽小如鼠，怎么能抵擋我的精兵？」遂出城迎敵，還沒跟東川變軍接觸，便一哄而散，逃回城里，董璋日夜進攻。九月二十日，攻克閬州，斬李仁矩，屠殺全族。

最初，董璋在后梁當將領，指揮官姚洪曾做過他的部屬。如今，姚洪率一千人駐防閬州，董璋秘密引誘他作內應，姚洪把送信的人殺掉，把尸首投到茅坑。不久，城池陷落，董璋生擒姚洪，責備他說：「我從低微的士卒中提拔你當軍官，你為什麼辜負我？」姚洪說：「老賊，你從前在李家當家奴時（董璋從前是汴州富翁李讓家僮），要你每天打掃馬糞，才賞你一片烤肉，你就感恩不止，現在天子讓你當節度使，有什麼地方辜負你呢，你竟然叛變，連天子都辜負，對我會有什麼恩德？竟敢說我辜負你的話？你是一個奴才胚子，固然可耻，可是堂堂義士，怎么肯跟你一樣，我寧願為天子而死，也不願跟一個家奴一塊活在這個世界上。」董璋大怒，就在公堂上架起大鍋，燒水沸騰，命十個勇士割姚洪身上的肉煮來吃，姚洪直到斷氣，還一直不停地大罵。李嗣源聽到消息，把姚洪的兩個兒子任命為禁衛軍官，對他家大加賞賜。

九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下詔剝奪董璋所有官職爵位，并令大軍進伐兩川。

冬季十月三日，西川將領李仁罕包圍遂州，守將夏魯奇登城固守，孟知祥命大營總管理官高敬柔率資州義勇部隊二萬人，興築長牆，加強包圍，夏魯奇命騎兵總指揮官康文通出城迎戰，康文通聽到閬州陷落的消息，率他的部眾，投降李仁罕。十月八日，董璋率軍向利州進擊，偏偏天降大雨，糧食供應不上，遂退回閬州。孟知祥接到報告，大驚道，剛破閬中的時候，就應該一直前進奪取利州，中央軍那些將領一個比一個懦弱，一定會望風而逃，我們接收他們的倉庫，防守雄關天險，中央軍絕對救不了武信，把劍閣拋到遠遠的地方，不是好辦法。」打算派軍三千人協防劍門關，董璋堅持說：「劍門已有萬全戒備。」

后唐討伐軍統帥石敬瑭南下進入散關，命階州州長王弘贇會同前鋒步騎總部糾察官王思同率軍穿過人頭山后，繞道劍門關南，再回軍北上，奇襲劍門關。十一月十三日，攻克劍門關，生擒東川守將齊彥溫。

十一月二十日，董璋派使節前往成都報告緊急情況。孟知祥聽到劍門關失守，大為恐懼，說：「董璋果然害了我！」十一月二十一日，孟知祥派內營總指揮官李肇，率軍五千人北上增援，告誡他說：「你要加快速度急行軍前進，先行占領劍州，中央軍就對我們無可奈何。」又派使節趕往遂州，命李仁罕繼續圍城，調趙廷隱率本部人馬一萬人北上，會同李肇駐防劍州。這時候天寒地凍，士卒畏懼艱苦及對陣廝殺，互相觀望，不肯馬上出發，趙廷隱向大家流淚喊話說：「中央軍聲勢強大，你們如果不奮力作戰，把他們擊退，妻子兒女都將成為人家的俘虜。」大家才振作激奮。

先前，西川內營指揮官龐福誠、昭信指揮官謝錕，駐防來蘇村，聽到劍門失守的消息，商量說：「假使中央軍占據劍州，兩川全陷危境。」剛剛抵達，中央軍一萬人從北山涌下，這時天已傍晚，二人商議說：「敵衆我寡，根本無法抵擋，等到明天天亮，我們連一個人也剩不下。」龐福誠當夜率敢死隊數百人，攀登北山，暗中逼近中央軍營背後，突然大聲嘶喊，而謝錕率其余部衆，手拿刀劍等短兵器，在中央軍營門口迅速發動正面攻擊，中央軍大驚，放弃大營，全部逃回劍門關，十幾天不再出來。孟知祥得到報告，大喜說：「我當初認為王弘贄等攻克劍門關，一定會再攻劍州，嚴防堅守，或者率軍直向梓州，董璋一定放弃閬州逃回。西川失去支援，只好解除遂州的包圍。這樣的話，我們受到內外夾攻，人心動搖，危險萬狀。他們竟然火燒劍州，把糧食運回劍門關，停在那里不向前推進，我的事情就要成功。」

十二月六日，進駐劍州北山的西川將領趙廷隱，在劍州內城后山結陣，東川將領李肇、王暉，在河橋結陣。石敬瑭率步兵攻擊趙廷隱，趙廷隱命神箭手五百人埋伏在石敬瑭歸途上，嚴陣以待，等到中央軍走進埋伏，長矛幾乎可以夠得着的時候，忽然間軍旗招展，戰鼓雷鳴，嘶喊聲起，兩川叛軍發動突擊，中央軍撤退，有的跌下山谷，被殺被俘的有一百余人，石敬瑭又命騎兵攻擊河橋，李肇用強弓發箭阻止，騎兵無法前進。黃昏時分，石敬瑭率軍撤走，趙廷隱率軍尾隨，跟伏兵會合攻擊，取得勝利。石敬瑭退守劍門關。

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后唐討伐軍統帥石敬瑭，認為遂、閬二州已經陷落，糧食不能充分供應，沒有等到中央命令，就燒毀大營，撤退北歸。西川叛軍將領報告孟知祥，孟知祥把報告放到一邊，故意問趙季良說：「中央軍一天天逼近，我們怎麼辦？」趙季良說：「頂多推進到綿



州，一定回去。」孟知祥請他解釋緣故，趙季良說：「我們安逸，他們疲勞，一支孤軍深入敵境千里，糧食却又吃完，能不逃走？」孟知祥大笑，把報告拿給他看。二月六日，兩川叛軍進入利州。孟知祥命趙廷隱當昭武節度使，趙廷隱派密使報告孟知祥說：「董璋生性狡詐，可跟他共患難，不可跟他共安樂，有一天一定成為你的災難。是不是可以趁他去劍州勞軍的時候，對他下手。把兩川的軍隊，統一到一個統帥之下，就可以征服全國。」孟知祥不允許。董璋到趙廷隱大營，住了一晚，第二天告辭，趙廷隱嘆息說：「不接受我的建議，災難就沒有個完。」

閏五月十九日，李嗣源命西川進奏官蘇願、東川將領劉澄，各回他們的戰區，告訴董璋和孟知祥，說逼他們造反的權臣現已處死，望他們能歸順中央。西川進奏官蘇願抵達成都，孟知祥聽到在洛陽的親屬都平安無事，派人告訴董璋說，準備跟他一同上疏請求恕罪。董璋大怒說：「你的親屬仍然完整，固然應歸順中央，可是我兒子董光業全家都被殺害了，有什麼請他寬恕的？詔書都在蘇願肚子里，劉澄怎麼能夠知道，我難道連這些花樣都弄不清！」於是，跟孟知祥恢復敵視。

孟知祥因中央態度寬厚，渴望歸降，可是董璋却堵住綿州交通要道，不準西川使節通過，所以十分憂慮，跟節度副使趙季良等人研究，打算繞道峽路前往京師呈遞奏章，機要秘書李昊說：「你不先跟東川商量，而單獨行動，恐怕破壞誓約的責任，就落到我們頭上。」孟知祥於是第二次派使節前往游說，董璋仍不接受。

東川戰區司令官董璋，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襲擊成都的可能性，將領們認為一定可以攻克。前陵州州長王暉說：「劍南面積萬里，成都是第一大城，現在正逢炎熱的夏天，我們先下